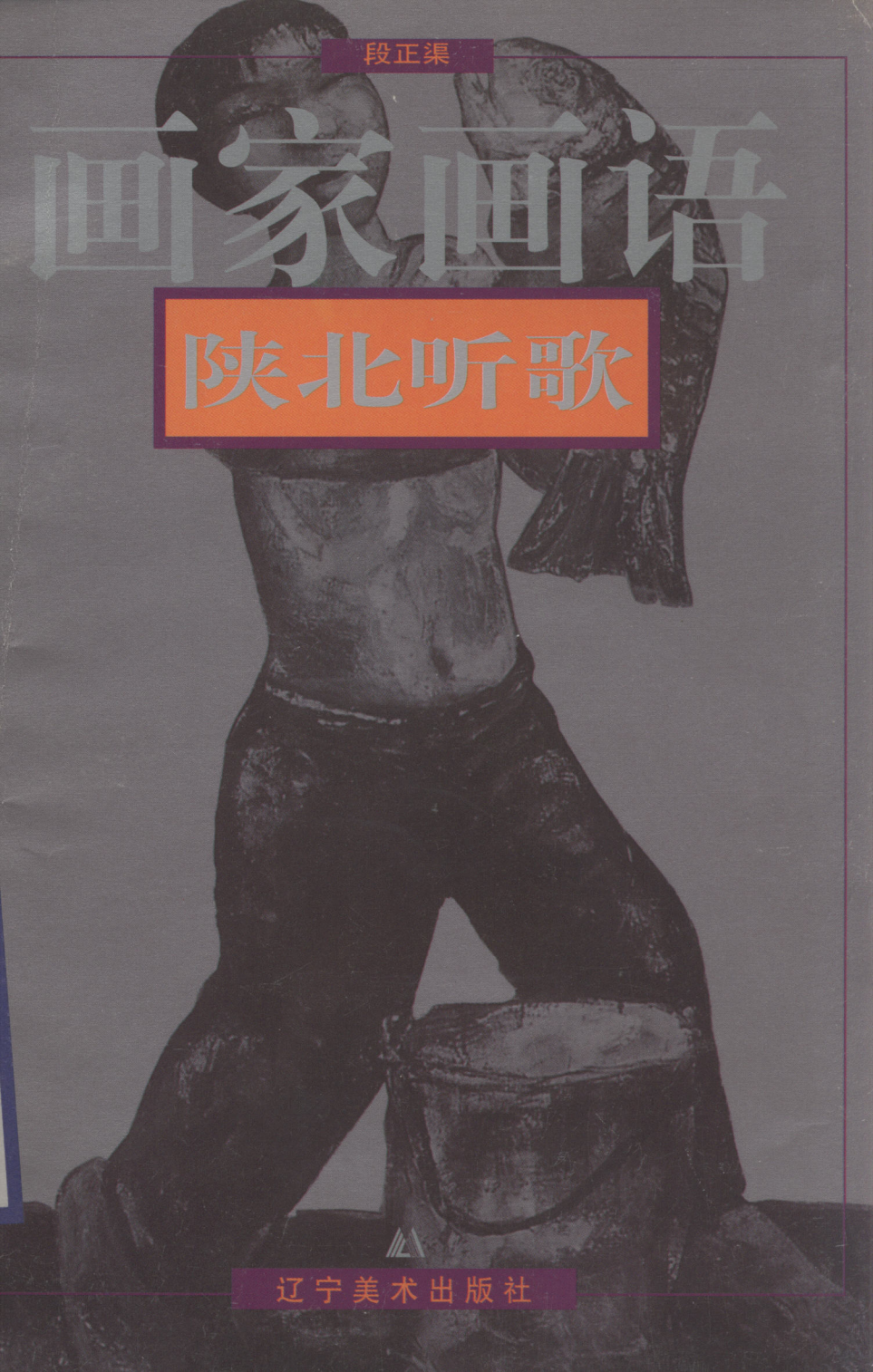




段正渠

画家画语

陕北听歌

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画家^{段正渠}
画语

陕北听歌



画家 段正渠 画语 陕北听歌

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

画家画语

主编：吴成槐

隋 丞

策划：栾良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陕北听歌 / 段正渠著. - 沈阳: 辽宁美术出版社, 2000. 6
(画家画语)

ISBN 7-5314-2455-X

I. 陕… II. 段… III. 绘画理论 - 文集 IV. J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61929 号

辽宁美术出版社版

(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 29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字数: 6 千字 印张: 3

印数: 1 — 3000 册

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栾良才 童迎强

责任校对: 方 伟

封面设计: 栾良才

版式设计: 栾良才 童迎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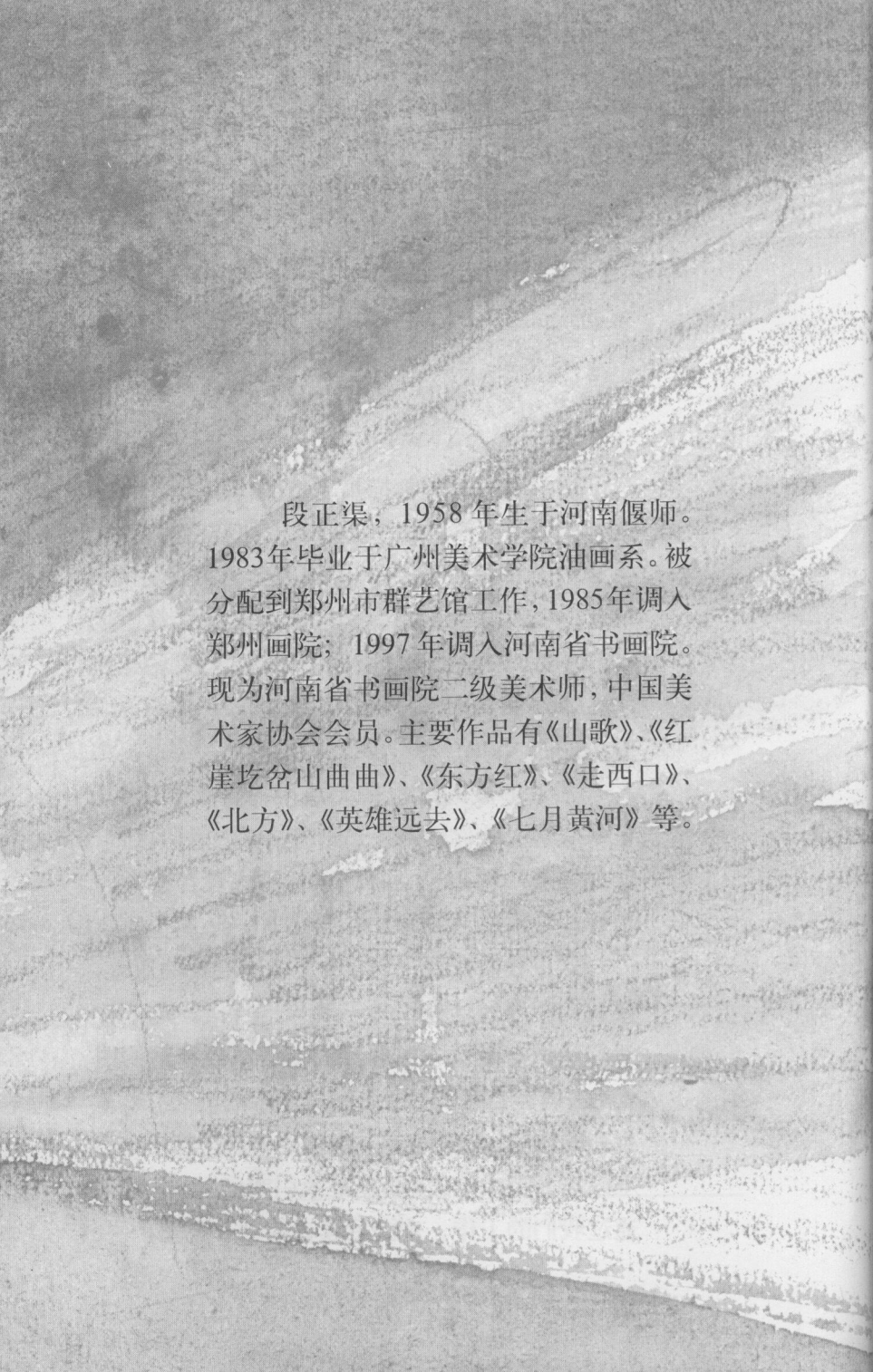
全套 10 册 定价: 100.00 元

前言

曾经读过外国素描集 I、II、III，至今难以忘怀，那些充满灵性的素描、生动鲜活的草图，寥寥数笔即使你感受到了伟大艺术家的才情，比起欣赏品味他们那完美的作品，让人觉得生动、过瘾。人们愿意欣赏完美，但人们更愿意探求艺术作品形成的过程，体验艺术家充满神奇魅力的心灵。

艺术形成的过程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，艺术似情人让你激动，充满激情；艺术似孩童，让你怀着一颗慈爱之心，去体验人性与生命的美好，艺术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……。

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窥视艺术家心灵的通道，使我们通过这些不外示的只言片语，这些鲜活的意识与激情，或理性的话语，或智慧的图式，去体验艺术的妙处，感受艺术的魅力，丰富生命的体验，超越自己，超越生命，这就是我们难以离开艺术的原因，也是吸引我们之处。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，来满足读者的这一愿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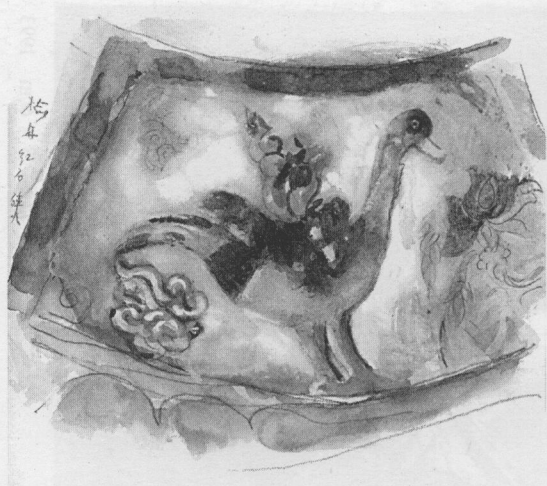


段正渠，1958 年生于河南偃师。1983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。被分配到郑州市群艺馆工作，1985年调入郑州画院；1997 年调入河南省书画院。现为河南省书画院二级美术师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。主要作品有《山歌》、《红崖圪岔山曲曲》、《东方红》、《走西口》、《北方》、《英雄远去》、《七月黄河》等。



天底下歌唱 180 × 110cm 1996





画家 段正渠
陕北听歌 画语

十四年前的一个黄昏,无意中我听到一种奇异的歌声。这歌声对我而言意味深长。

那天黄昏,在偃师县城一座四层楼的楼顶上,我无聊地踱着方步。冬日的县城树木凋零,灰蒙蒙的一派肃飒。不远处,化肥厂的烟囱在暮色中浓烟翻滚。就在这时,那歌声悄然而至。歌以方言而唱,吐字诘屈聱口,嗓音沙哑明亮。我听不清歌中唱了些什么,



《山路》卓图 8 × 6cm 1993

我一溜小跑来到广播站。于是，我知道了这就是陕北民歌。

几天后，我来到了陕北。并从此与陕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在榆林，我认识了三娃。

草图 18.8 × 16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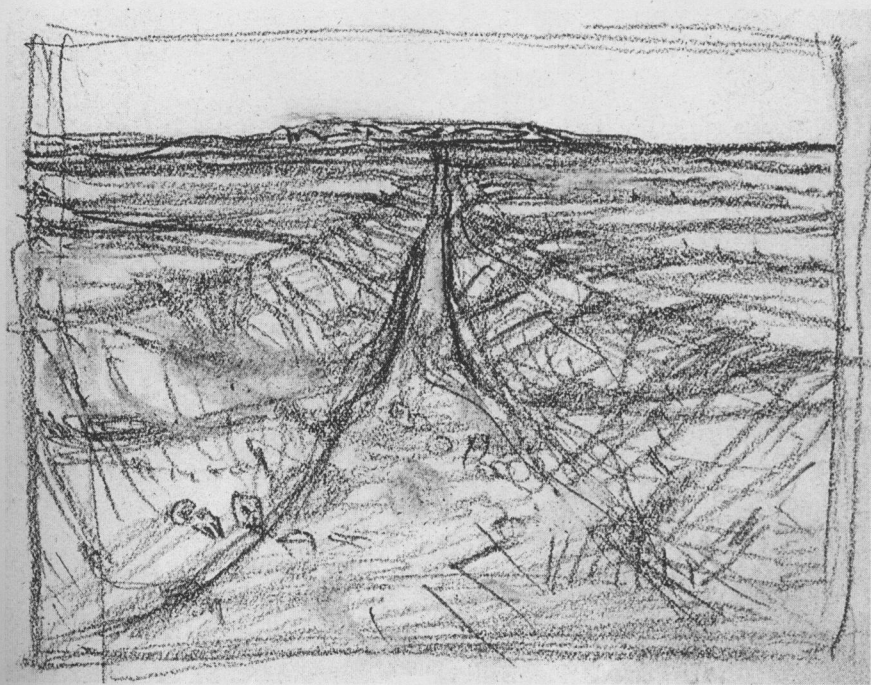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娃本名王榆生，自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。个子不高，又黑又瘦，胡子拉茬的嘴里满是烟薰火燎的黄牙。三娃先是学医，后来弄死了人，便改行画画。凭着自学，却画得非常出色。六七十平方的画室放满了画，看的人只有暗自惭愧。三娃还好唱酸曲儿，一起下乡，走一路，他能唱

靖边·统万城遗址
10.5 × 14cm 199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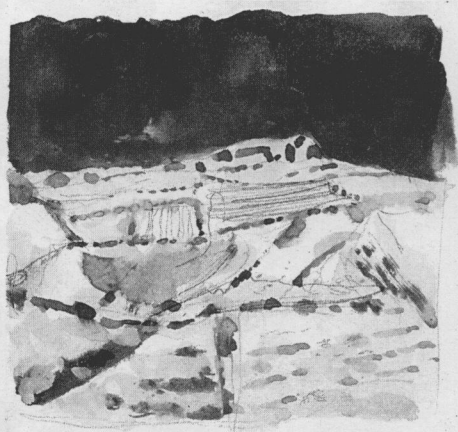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英雄远去》草图 9 × 11.5cm 1994

速写 12.5 × 13.5cm

上一路，东拉西扯，直唱得我神魂颠倒。谁知几年后见到王向荣，王向荣却说，三娃唱的，还不行呢！

三娃人极是仗义，在陕北，成了我最好的兄弟。靠着三娃的指引，使我逐渐认识了陕北。







画家 段正渠
陕北听歌 画语

三娃给我说过一个故事。有一个深夜，他下山去接他的婆姨秀娃。月光如水，清风习习。回来时，他总觉着不对劲，却又弄不清是为了什么。蓦然间，似乎看到面前有一人形，三尺来高，头顶直竖一个发髻。身材像孩子，但动作却完全成人模样，虽距自身只有四、五尺远，且又月光明亮，但却如何也看不清他的面孔，只有一团模糊。身上所穿似乎是红色的衣



草图 15 × 8cm



草图 18 × 10cm

裳。更使人头皮发麻的是，虽然伸手可及，又在夜深人静之时，却听不到那人形的一丝声响，你快他也快，你慢他也慢，只觉那人形似飘浮一样。三娃猛一激凌，撇下秀娃，大喊大叫着直扑上去，但无论你跑多快，他也便有多快，你一慢下来，他也便放慢，仍一直在前方四、五尺距离。直追到城墙拐角处，一拐弯，前面却什么也没有了，空荡荡地，唯有满地霜样的月光。身后不远处，秀娃正惊惧着喘息着跑来。

对三娃的故事，我一直将信将疑，但有一点我是认同的，就是那神秘的感觉。自初识陕北一直到现在，陕北那苍茫的厚土，黝黑的歌声，那万古不变的